

中法战争中文资料

第 486—1187 件

(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至光绪十二年十一月)

486 著云贵总督岑毓英竭力筹画维持大局谕

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

云贵总督岑毓英奏：据报法兵大股往攻北宁，现饬刘团驰往接应。得旨 迭据李鸿章电报 北宁、太原相继失陷 殊堪发指 粤军退扎何处？著岑毓英查明详细情形具奏，一面督饬该统将等收集整顿，择要扼扎。王德榜、方长华两军，计可到防，著饬令妥筹备御 毋稍疏虞。现在边事万分棘手 该督当竭力筹画 维持大局 以纾朝廷南顾之忧。

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① 三)第 179 卷第 492 页

487 署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选将练兵致潘鼎新函

光绪十年三月初二日

廿五排递一缄，计已达到。昨奉二月十二日手书，已有慷慨筹边之意。幼樵来书，正为尊处筹划将材军火饷需复函，因将来缄寄阅 使知所论尚非外行也（临边后 军事少暇 可与通函 借资呼应。）幼书并附呈览。闻昨已有署桂抚之命，何时由湘启行？念念。电报法分进太原、谅山，又报太原、谅山已陷。王朗卿已抵谅山，未知能为晓山抵御否。唐鄂生有拿问之说 张月卿署滇抚 将

即第一册中的《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》。下同。

来徐晓山亦不免矣。吾弟受任于败军之际，事甚难为，必须抖擞精神，竭力先做选将练兵四字。黄桂兰于新购枪炮全未探讨，此次若不阵殉，必干重典，殊为淮军丢脸。廷旨起用冯萃鸾，年已七旬，前在镇江仅能守，嗣往越南剿土匪有声，然非法人之敌也。麾下旧部，能战者已无多，能操用后门枪炮者更少，务要精选慎择。淮军讲究利器，以盛军为最。现贵州安义镇周寿昌为海龄所擎赏，性情虽小有出入，精悍能战守，又略习枪炮用法，似可就近奏调。万青甫劝曹荃臣带六营往（新募淮勇居多），荃臣不甘为人下，未必愿去。昨已咨明解往各枪炮，六月间订购克鹿卜过山小炮，到沪当再分拨二三十尊，可专立炮队二营，再调教习弁勇随往。饷需请拨，未必有著，各省皆艰窘异常，淮饷现更竭蹶，奈何！湘省能月助若干否？兵贵精，器贵练，不贵多也。鄙人屡致幼樵，转达政府勿催进攻，惟以慎固边防为亟。内意似深知其难。彦卿在兴化，如法进逼，亦难久支。但兴化以上，丛山峻岭，彼必不能深入。执事晚运渐亨，精力尚可有为，必须步步踏实，处处稳慎，勉副众望，少张吾军。抵桂梧后，时时以电报商榷，抄取振轩处密码号，照办为要。

《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》第 122—123 页

488 总税务司赫德为饬德瑾琳赴津事致总署函

光绪十年三月初五日

奉到本月初二日钧函，以顷接北洋大臣函称：前任津关税司德瑾琳假满回华到粤，有紧要事须令赴津面陈，请阁下速饬赴津等语。本总办奉堂谕：即希阁下速电嘱德税司即日赴津，勿迟为要等因。总税务司查粤海关税务司吴德禄患病告假调养，适值税务司德瑾琳假满回华之便，即经札派其赴粤署理粤海关税务司之缺，已订于本月初六日与旧任交替，尚未具申呈报，即承尊示前来。惟所

有德税司现在赴津之一行，与总税务司所经理之税务，实有不便之处；然既奉转飭，则不得不改辕异辙，令其前来。昨已特发电报飭其赴津，并另呈北洋大臣李述明一切之信一件。除将函呈李爵相之信录呈查阅外，合将遵飭转札德瑾琳赴津之处，特此布复。顺颂升祺。

照录总税务司致李爵相函

光绪十年三月初三日

敬启者 津海关税务司一缺 其税务大概无甚须〔烦〕难。惟该关近时〔处〕北洋大臣驻扎之所，时有承委照料等事，是以缺较繁，自应遴有明干可靠人员，方许办理裕如。前任税务司德瑾琳任该关数年 所办税务一无遗误 并委办一切 亦足克副其事 向为中堂赏识得力之员。光绪八年该员告假回国，经总税务司试派有法税司等，历任三员后，以好博逊订为该关堪任之员。好税司自抵任迄今，所办俱无陨越，因其同治年间曾随侍戎事于江南，为中堂素识之人 计其现在该关蒙飭交各件 自皆恪慎将事 竭力效职 此正鄙意所祷祀而求之者。窃维各口税〔司〕之调充补换 历经总理衙门责成为总税务司之事，凡属委派调充，其难其慎，调停得宜甚非易易。缘一缺一任，只求人地之相宜，其所宜者仅属十中之一耳。既须与各虑〔处〕无碍 更须得众相服 内外能两无异辞 而得免意料不到之虞，方许为斟酌合式。即如粤海一关，其税务本重，其杂事本多，而前两年出有不便派英人充该关税司之故，因特委美国人吴得禄任之。该员在彼办理极为妥协，惟此二年中事务过于烦多，劳而致病，曾屡次祈假 奈以一时乏员 未经允准。现据医云 势须静心调养，万难再延，因之始准其离任。适值德国人德瑾琳假满回华，一面准吴得禄告假三个月，一面飭德瑾琳〔假满回华，一面准吴得禄

告假三个月，一面饬德璀琳署理粤海关税司，已订于本月初六日交替。而吴税司复发电函恳请于初五日饬德税司接任，以便赶紧交卸，调养其病。总税务司尚未札复，詎奉到总理衙门函知，以北洋大臣函称：德税司到粤，有要事面陈，速饬赴津等语。总税务司自应遵行电知，嘱其赴津，以免延误要件。其赴津一行之意，未悉出自中堂之特调，抑系出自该税司之自请，但无论如何，既关要务，即饬其速来为是。惟时逢税司康发达、吉德、马根、席福诸员告假回国，并值吉罗福、那威勇两员亦病于公廨，一时调派实为乏员，因各缘由，则有不得不上陈清听者。

查德税司若系仅止面陈壹是，得令其早旋署任固妙；若尊裁欲留其在津委办他项事务，尚祈早为示悉，以便总税务司另自筹计。好税司仍在津关之任，而特调德税司回津，是否尊意以好税司为不克胜任，不如仍饬德税司回任之处，此节亦祈示悉为禱。总税务司之专责则系税务，而调派任人之裁择则又因税务以为趋从。是税务固要务，而大局尤重，以税务中之末务视大局之急务，自宜有从违之别，第详为衡量之，不可以暂而误常也。总税务司有迫于万不得不迁就之势者，尚冀代为设想，幸不忘各有其难耳。……

(763)

489 同文馆向总署呈送新报揣度中国和战利弊译文

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

三月初一日字林新报云：今法占北宁，至将来如何办法，固不易言。夫北宁原为华兵驻守，一切器械衣履皆由中国国家给发，一定无疑。至军去北宁，或由官令退守，亦或有之。或言法军欲极力前进，过界以入广西西江之野，然必多加兵士而后可。若中国不欲续立条约，则法国可由浪森至老凯（以上二地名还音）画定界限，驻

兵防守。至边境挠乱，非一二年所能熄灭。法意欲俟天雨河水深时始可驶船，大兵即由红河前进至黑旗营（地即老凯）然总在西历七月间也。当此大兵未兴之际，法国既设兵驻守太原及浪森一带，法国将向中国索偿兵费，由是中国或照数赔偿，抑举兵相战，不得预闻。以意揣之，以后中国若能募练劲兵，能将领队，较胜北宁之兵，庶无妨碍；否则不若一概偿还，尚有先见之明。盖既无精兵，而仍欲战争，恐后来赔偿尤重，且所赔之款，或钱或地，不得预知。

(766)

490 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署抄送北宁战事译文

光绪十年三月初十日

据江苏苏松太道邵友濂禀送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，译西报所载法越近事，摘录清折，禀祈察核等情前来。相应照录清折咨送，为此合咨贵衙门，请〔谨〕请查核。

照录清折

照录苏松太道译送上海西字报所登法越近事，咨送查核。计开：

二月二十一日，文汇报云：北宁已为法人所得，中法争论事情暂作完息，惟法人将索中国赔偿军饷及与中国分划南界矣。然附近中国界外之地，匪徒滋扰颇多，法必常有掣肘之事耳。

二十三日，字林报录二月十七日香港报云：法战船名呢衣士登，于正月初四日由法国刁伦埠起程，二月十六日到香港，载有大炮十五尊，官兵及水手共二百六十四人。此船到后租维儿船拟回法国云。

二十四日，文汇报接私家电报云：二月十四日，法兵往占北宁城外之山，华军坚战拒之，势猛如虎，后因力难久支，旋退入城。是日法兵死者二人，受伤者二十五人。

二十五日，字林报昨接香港来电云：北宁城外四围之炮台，法人不需久战，遂占为己有，华兵因退守护城炮台。及法人将再进攻时，华兵从护城炮台退奔，法人夺得克鹿卜大炮三尊。法军现遣兵二队，一往太原镇，一向郎松直往云云。

二十七日，字林西字报云：华人接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钟海防来电云，二月十五日日法军初攻北宁时，刘团与华军弃城退往镇南关。法帅疑黑旗诡计诱敌，特著兵卒稍离护城炮台远处驻扎，只遣侦探数名往城内探听，据回述云：北宁城中所储军械、粮食甚多，法帅即调兵一队入城夺取。詎刘帅永福于十八日晚九点钟，带兵二队驱攻法人，杀毙法兵甚多，法帅亦被杀于阵云云。

二十八日，字林报接二月二十五日英京电报云：法国现已立意向中国索赔军饷，拟取银六百万磅〔镑〕。

又接二十七日香港来电云：法军又已夺据越南太原镇，法兵死伤尚少，华军死伤甚多云。太原镇在北宁西北，约相距一百二十里。

(767)

491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拟增募勇营请添拨协饷折

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

臣于光绪十年二月初二日，曾将派刘团全军往北宁接应各情恭折奏报在案。初十日，承准军机大臣密寄，正月十三日奉上谕：徐延旭奏布置北宁各路防军严加扼守，请饬筹解王德榜军饷各折片，览奏均悉。北宁各路要隘，经徐延旭饬黄桂兰等分别布置，该抚务当督饬各营备御完固，毋稍疏虞。岑毓英计早到防，兵力较

厚 即著会商徐延旭分饬滇、粤各军疏通道路 迅速进兵 以期互相接应。彼族狡谋叵测，时时窥伺，北宁尤宜稳慎扼扎，毋为所乘。并激励刘永福一军赶紧整顿，规复山西等因，钦此。仰见朝廷轸念边藩有加无已之至意。

伏查越南之事 大局攸关。我皇太后、皇上不惜巨帑 命滇、粤各军出关办理，原冀大张国威以寒贼胆。彼族狂妄狡诈，亦必须大受惩创 始就范围。臣受恩深重 不能迅扫妖氛 抚躬循省 曷胜惶悚！惟用兵之道，宜避实击虚，避坚攻瑕。与其株守一隅，有老师糜饷之患，曷若分道进取，筹出奇制胜之方？臣前奉旨驰赴越都，戡定内乱 因法人占据宁平 道路梗阻 遽难前去。又钦奉谕旨 令联络粤军，力保完善之地，当将遵办情形奏明在案。今法人于河内、山西防守坚固 并力以图北宁 正与官兵相持未下 而宁平、南定等处法兵似属无多。昨据南官黄佐炎泣诉越都危急情形，请设法拯救。又据清化省布政使阮辉琮到臣营面禀，清化地方，尚属完善，请派兵镇守。该处与宁平接壤，保固此处，即可规取宁平、南定，又可入定越都，洵属至好机会。但须再有万余人，以数千直入越都 肃清内乱 严守海口 以数千驻扎清化 分攻宁平 始能得手。查南官黄佐炎所部南兵 懦弱无用 刘永福所带越勇 纪律不严 均未便派往。臣现带各营分扎兴化前后左右各要隘，尚觉单薄，而旧部滇军再添一二万人，不难克期招集。臣不揣冒昧，拟挑派得力员弁，分投招募，赶来添用。俟续募各营到防，拟即委妥实干员统带，陆续前往，相机办理。刘永福一军，俟会同粤军将攻北宁之贼击退 即激励乘势进攻 不容松劲。

至臣军月饷，虽奉旨敕抚臣唐炯筹解接济，而本省入不敷出，专恃四川协饷，亦恐独力难支。抚臣唐炯前奏请赏拨银五六十万两，系连本省出款一并合计。今臣添募新军所需口粮尚在无著，合

无仰恩天恩 赏准敕部于切实款项拨发银一百万两 解交抚臣唐炯陆续转解来营，以资支放。

上谕军机大臣等：岑毓英奏增募勇营，请添拨协饷，并恳免节制粤、楚各军各一折。前因北宁被陷 边事日棘 迭经谕令岑毓英激励各军择要扼守。旋闻太原又被法踞，边防更形吃紧。兹览该督所奏，尚在北宁、太原未失以前。目下局势，迥不相同。军情瞬息万变，该督所拟添募各营自系力图振作，为避坚攻瑕之计，惟孤军深入，务策万全。法人诡诈百出，越官黄佐炎、阮辉琮等是否可信？该督惟当稳慎进取，不可稍涉大意。滇军增募日多，需饷益亟。著户部速即筹拨有著的款银一百万两，赶紧解交应用，不得以空言搪塞。关外各军，不可无所统率，该督所请免其节制粤、楚各军之处，著毋庸议。广西巡抚，已有旨令潘鼎新署理。俟该署抚到防后，和衷商榷，力固边陲，以维大局。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。

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 1674—1675 页

492 李鸿章奏酌保边材并筹济军火折

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发，十九日到

前大学士署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，为遵旨酌保边材并筹济军火，恭折密陈，仰祈圣鉴事。窃臣钦奉三月十二日寄谕，前有旨令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，克日驰往接统徐延旭所部各营。边事正殷 需才孔亟 潘鼎新到粤后 必须有人相助为理 著李鸿章于各将领中择其堪胜边疆提镇之任者，据实保奏一二员，听候简用。粤军所用军火等项极关紧要，并著设法接济，毋任缺乏等因，钦此。仰见朝廷遴选将材，搜讨军实至意，钦服莫名。查潘鼎新前统淮军 历剿粤捻各匪 战功夙著 兹蒙恩移署桂抚 接统徐延旭所部，自能相机妥慎筹办。惟其旧部鼎营遣撤已久，由湘赴粤，恐乏

宿将随往 边军溃败之余 整顿不易 谕旨询及须有人相助为理 洵属切要之图。现值海防吃紧，各处统军得力之员，碍难更动。臣姑就本臣所知者，量加选择。查有遇缺题奏提督现署直隶通永镇总兵唐仁廉 湖南东安县人 前隶鲍超部下 著名骁勇 嗣随臣剿办东西各捻 上年丁忧 经臣奏留署镇 督防北塘海口 驭军有方 英鸷善战。又记名提督现任贵州安义镇总兵周寿昌，安徽桐城县人，随剿多年，屡经大敌，训练精明，战守可靠，前已缄商潘鼎新酌量奏调。该二员年力正强，熟谙戎机，似均堪胜边疆提镇之任，且与潘鼎新曾共征役 气谊投洽 采用洋械 亦知讲求。谨据实胪陈 伏候圣明采择。

至粤军所用军火 本少精利之器 前敌迭经挫退 遗失必多，亟须酌筹接济。臣上年夏间在沪，曾拨给潘鼎新毛瑟后膛枪一千杆，该抚计当随带入粤。又去冬奏拨滇、桂各军宁局仿造两磅过山炮十尊 林明敦后膛枪一千杆 土乃得后膛枪二千杆 配齐子弹各项，于今春二月开冻后，分批航海解粤，适准总理衙门函囑酌济潘鼎新所需军火，因电商两广督臣张树声全数截留梧州转运局，就候提用，并咨明潘鼎新知照，可备目前急需。俟臣续购大批后膛枪炮六七月间到沪，容再遵旨设法拨济，勿任缺乏。理合缮折由驿 复陈 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《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》第 13 卷第 4 页

493 著两江总督曾国荃切实筹办南洋防守事宜谕

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

现在越南北宁失守，防务吃紧。著曾国荃将南洋防守事宜切实筹办，务臻周密，不可稍涉疏懈，并将办理情形迅速复奏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。

494 著福州将军穆图善等接济滇军谕

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

户部奏遵旨筹拨要款一折。滇省边防紧要，需款孔殷。经户部于本年应解京饷项下指拨江西地丁银十二万两、厘金银六万两，广东盐课银八万两，浙江地丁银十万两、厘金银四万两，粤海关洋税银十万两，太平关常税银十万两；又于应解边防经费项下指拨江苏厘金银四万两，九江关洋税银三万两，安徽地丁银四万两，厘金银二万两，两淮盐厘银七万两；又另拨湖北厘金等银三万两，四川盐厘等银三万两，闽海关洋税等银三万两，湖南省厘金等银三万两，江海关洋税银三万两，江汉关洋税银三万两，镇江关洋税银二万两，共银一百万两。著穆图善等按照部拨各款，如数赶紧委解，以济要需。近年部库支绌，岑毓英办理防务，当知筹款维艰，务期归诸实用，不得虚糜。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穆图善、曾国荃、张树声、丁宝桢、岑毓英、卞宝第、卫荣光、裕禄、潘霨、刘秉璋、彭祖贤、倪文蔚，并传谕庞际云、崇光知之。

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（三第 180 卷第 508—509 页）

495 出使英法俄大臣曾纪泽向总署抄呈复德报馆函

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

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国勒当报馆摘录德国新报一则，内载中国使署致德国报馆总办信函一件，比经照译汉文，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汇册录呈贵衙门察阅在案。嗣准法外部致署驻法参赞官庆常照会一件，咨询此函是否本爵大臣所作，即请速为见复。旋经本爵大臣谕令庆署参赞官复牒，声明此函系因德国人询问东京

情形，故约略据实复之，初不料法国新报视为轻侮法国，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照复法外部查照。查此项新报虽属无关紧要，然勒当报馆所刻，于词义轻重未能恰合。既据该外部具牒咨询，当必电达驻京法使。所有原出信函一件……咨呈贵衙门，谨请查核。

照录抄单

九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勒当新报摘录德国新报所载中国使署信函内云：贵馆新报关切东京之事，欲求无伤中国体面之办法，以为转圜之机，曷胜感蒙，是以曾侯特命从官代达谢忱。承询中国有何办法以与法国商议，查中国意向大致载于西历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泰晤士新报之中，惟法国既破山西，则京师闻之，难保无变改意向之处。盖中国新事和平之人，原冀法国致力东京，不出红江江套，今见法国任意侵占，并无一定规模，中国一日不杜法国藐视之心，则法国之军务一日不止，以致中国权贵中主和之人，多有附和主战之党者。即李相之初心，亦不能无所变更，向之所施辩论以折仇怨西人之党者，而今将助其势，与之同仇敌忾矣。前者茹相请饷于议院，议院辄许之。而茹相明言法军欲攻兴化、山西、北宁，不顾中国咨明华兵驻守之地。茹相又言中国虽曰有兵，仍可听法收取，待事既成，中国必无异词。夫茹相所指三城，已得山西，于是夸耀兵威，宣贺捷报，即法兵遂能恢复德国所略之城（买斯城、四特拉布城），其气焰不过如是。法国官私新报竟有向中国索取兵费之说，而欲据地以为质。似此言语，是法国恫喝中国，使之明认法国东京之权也。既属恫喝，则不足以骇中国，而亦不禁中国施其全力以守东京固有之权。若谓恫喝之言或将见于实事，则又言之太早，盖山西虽破，不能比赛当之败（法君纳破伦攻德，战于赛当，一败涂地），而遽提兵费也。

前闻各国有关调停之说，迄无成议。向使前此苟有认真调处之国，中国必肯允许。此时若有倡议者，中国未必遽许。缘有密探各国之意向者，未获调停之愿，中国难以忘情。在各国未尝不知曲在法国，第因受其侮者乃中国之累，非各国之害也。于是置身事外，不复干预矣。夫巴黎会盟，原有遇难排解之责。拿破仑〔伦〕在位时立有此约。今中法启衅，不欲调处，不知有盟也。噫！东京之事，英一置喙，法即缓攻，德一动容，法即不进。惜其不肯置喙，不肯动容，所法国无端生衅，扰乱中华。异日中国兵饷繁多，不得已而于欲裁之厘金，停止不裁，且倍征之，则各国商务，未必不暗受其累也。

(776)

496 著广西巡抚潘鼎新克日出关整军筹策谕

光绪十年三月二十日

潘鼎新奏交卸抚篆，起程赴粤，并酌带勇丁员弁各折片。前因越南北宁、太原等城相继被陷，迭经谕令潘鼎新驰赴镇南关外，接统徐延旭所部各营，妥筹防守。现在军情益形吃紧，该抚行抵桂林后，著即克日出关，整顿各营，力图战守之策，一切事宜，当与岑毓英虚衷商榷，通力合筹。师克在和，务使滇、粤两军，互相联络，迅赴戎机。昨已有旨，将该抚补授广西巡抚，粤境边防，尤属责无旁贷。广西提督，已令唐仁廉署理。并饬周寿昌驰往军营，交该抚差委。应如何调度布置之处，即著妥筹办理，不得稍涉疏虞。苏元春所带防军，如须征调，即行檄令前往，以资厚集。其购备军火，加给行粮等节，均著照所议办理。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。

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（三第 180 卷第 510—511 页）

497 粤海关监督崇光为拨解军饷致总署函

光绪十年三月二十日

案照钦奉谕旨：著于粤海关税项内，即行拨解广西防务银十二万两，俾济要需等因，钦此。又奉户部札行，再由粤海关洋税盈余项下应解京饷银两内，留提银五万两等因。又准咨行，钦奉谕旨：广东饷项支绌，所有本年应解京饷，均著截留该省，俾济要需等因。钦此。并经两广总督张等会同本监督，将本年广东应解京饷，分别拟解广西截留本省数目，恭折奏明各在案。

兹查本关应解本年冬季分部库京饷连加平等银五万二千二百两，部库作抵闽省京饷银六千两，部库筹拨边防饷需银四万五千两，部库新增盈余连加平等银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两，广储司公用连加平抬费等银七万八千六百两，共银二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两。内除抵解广西防务银八万两，又除留提广西防务银五万两，又除先行筹解督署银五万两，三共扣除银十八万两。实应解银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两。除札委粤盈库大使李涛解赴两广总督衙门查收、以资济用外，理合呈明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仰请察照施行。

(779)

498 南洋大臣左宗棠向总署抄送王德榜赴扎龙州函

光绪十年三月二十日

二月二十六日，据统领定边楚军、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正月二十六日自广西南宁府来禀，据称遵飭各营分起拔赴扎龙州情形，并请饷银军火源接济等情到本爵阁部堂。据此，除批：来禀阅悉，该司亲至谅山进谒徐抚部院，面商机宜，仰将续后情形随时飞禀，

以慰驰系。所请军饷军火军械，已飭司局源源解济，不致迁延。至该军月饷，前据淮运司解到银二万两，又飭金陵支应局加拨银二万两，共成四万两，并由筹防局所拨军火各件，均交该军来员赵令衡平领解回营，业经札行该司知照矣。一切已由缄牍详致。本爵阁部堂现因目疾续请开缺，必俟法人悔祸，越南无虞，乃理归装耳。此批。印发外，相应抄录原禀咨达，为此合咨贵衙门，谨请查照施行。

照录粘单

敬禀者：窃本司前抵广西省，准各司道面商暂驻南宁，以备弹压上思州教民各情，曾经禀明宪鉴。本司于月之二十二日，行抵南宁府城，两奉徐抚宪函谕：因俾军系奉旨派令出关，未便以内地防务羁留劲旅；现在上思州教民安堵如常，更无事厚集兵力；且龙州壤地褊小，一切购办维难；似不若先飭各营将弁次第出关，飭令本司一人小驻南宁，料理军装饷项如何收储转运，确有一定章程，然后长驱就道。等因。奉此。伏思本司前在全州途次，接奉徐抚宪函催，比即禀复率令各营兼程前进，不敢稍延。原拟请到龙州后，将部伍稍为部署周妥再行出关者，其要有三：一、则新立之军，即奉催令拔营之旨，必须复加训练，以免驱市人入战之讥。一、则因龙州距关外匪遥，军情之缓急易通，徐抚宪之调遣便捷，设有警报，旦夕可以前驱，不致有鞭长莫及之患。一、则待江南饷银将官到来，方收指臂之助，而免枵腹之虞，庶内顾无忧，征战如意，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者即此意也。当将此下情详细禀复徐抚宪在案。兹奉徐抚宪函谕，盼我军出关甚切，大约因近日夷船时常游弋于北宁附近江面，察探江水之深浅，恐其为患，欲假宪台声威以定军心而制外敌，亦未可知。本司惟有遵照，即飭各营于二十四、五日分起拔

营进扎龙州。本司于二十六日继进，亦不便遵其来示，小驻南宁，料理军装饷事，致误戎机。

伏查龙州至越南谅山省，计程一百八十里。本司拟到龙州后，饬各营暂扎该州，自己单骑亲至谅山，进谒徐抚宪面请机宜，究竟派卑军由何路进取，然后整顿出关。窃思北宁一城，广西左军统领黄提督桂兰，右军统领赵道沃，共计三十余营久戍该省，去腊徐抚宪又准该两军各添募五六营，统计将近三〔四〕十余营，兵力不为不厚，度其守北宁一城，谅可无虞矣。如徐抚宪命卑军另由一路进取，则本司自应竭力图谋，以报我宪台期望之德。倘令同扎北宁，第恐渔目混珠，难见所长，有负恩植。今本司欲进谒徐抚宪而请机宜者，意在相机陈言，以图自成一路之意耳。若众兵扎于一处，同守一隅，最为兵家所忌。必须分布骑扼〔犄角〕扼其要害，庶首尾得以相应，而敌人之势亦可分，然后相机而击，不致为敌人所制也。今彼族虽扬言攻取北宁，而我军似不宜扎于一处以应之。本司愚昧之见，如果彼族真来攻取北宁，拟稟恳徐抚宪率本部攻其必救，以分其合攻北宁之势。不识徐抚宪能采此刍蕘之献否。拟到谅山稟谒时，观其所示机宜若何，再行详细稟报宪聪。理合将在南宁分起拔营前进龙州情形，稟报宪台查考。……

敬再稟者，窃查广西省城至柳州府城，计程七站，山路崎岖，滩河九道，山冲桥梁数十处，多系朽坏，又值春雨正多，山水时常涨发，单身匹马，均属难行，每逢过渡，只得破烂渡船一艘，往来挽渡，迟滞非常。月之初十日，卑军前、左两营勇夫，行至永福县属之拦马地方过河，渡至河心，竟被沉覆，失去洋枪器械数件，溺毙勇夫数名，比即移请左、右江道转饬沿途各州县认真修理，加派渡船在案。

计西省行至南宁十七站，险阻异常，驼马载运军装，倒毙不少。访诸往来商贩，据称，此路林深菁密，向为逋逃渊藪，又因发逆蹂

躡，继为土客互斗，以致四乡人畜遭害，田地荒芜，贼盗出入其间，时常拦途截抢等语。本司此次亲历，始知底蕴，将来饷项、军装断不能由陆路运解，业由本司飞知永州转运局何道若泰。嗣后蒙宪台续拨饷银军火到永，饷银则由陆路运至广西省城，改由水路运至龙州，军火则由水路直解龙州。至蒙赏派各将官，即由永州取道陆路赶赴来营，以便差委。惟陆路为难，幸有水路可以运解，无如水程绵长，颇多转折。查由永州至广西，须过陡河，水势涨发不定，不能扣计程期。由西省至梧州虽系下水，而梧州至南宁、龙州，则需溯流而上，不遇风雨，四五十日可到，如载军火粗重物件，又当迟延数日，尤应换船三次，方能安抵龙州。即如前奉拨解军火，本司即于去年冬月初旬派委差弁由水路运解前进，迄今将及两月，本司现抵南宁，尚未见前途军火经过，可见辗转耽搁，无法可施。兹经本司专弁前往沿途探听，催促前来，当此风雨不时，犹难计日以待。似此水陆皆属维艰，今卑军异域从征，长途转运，饷银一切，常虑不继，殊深焦急。惟望我宪台体恤下情，源源接济，庶无枵腹荷戈之虞，则感激鸿慈无量矣。……本司德榜谨再稟。

(780)

499 著云贵总督岑毓英激励各军力筹战守谕

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日

岑毓英奏北宁失陷，兴化等处布置防守，并随时激励刘团暨请赏给越南官兵饷银各折片，据称法人拟分三路攻扑，现飭官军分投抵御。即著岑毓英激励防营及刘永福一军竭力固守，相机筹办。该督所部各营，兵力不敷分布，所有续募之勇，即著催令迅速到防。家喻关等处为大军后路，务宜妥筹兼顾。该督以北宁既失，衅端已开，大局攸关，清旨办理。目下事势，惟有力筹战守，以遏敌氛。越

官黄佐炎等所带官兵 办理各项差使 既尚得力 著照所请 按月赏给银一千两。惟黄佐炎究竟是否可靠？著岑毓英随时体察，加意审慎，毋致意外之虞。正在寄谕间，接据李鸿章、曾纪泽电报法犯兴化，华军将城焚毁退走等语。是否属实？著该督酌量兵力，妥慎筹办，总以力保边疆门户为要，不得稍涉疏懈。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。

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（三第 180 卷第 511—512 页）

500 礼部向总署抄送越南阮福昊继位禀文及批复谕旨

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日

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，军机处交片：广西巡抚徐奏为越南国王嗣子阮福昊权摄邦事，援情上陈一折，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奉旨：礼部知道。钦此。又将越南国王嗣子阮福昊表文、禀文恭呈御览。同日均奉旨：览。钦此。相应恭录谕旨，抄录原奏原表禀文，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也。

照录抄单

广西巡抚臣徐延旭跪奏：为越南国王嗣子呈递表文，照录恭呈御览。……

越南国王先臣阮福时嗣臣阮福昊谨奏为俯沥愚衷仰祈恩典事 臣亲父阮福时仰蒙天朝封殖 凭仗宠灵 阅三十有六年 惟思恪守候度 永壮藩封 以长荷恩眷 詎于光绪九年六月十六日 奄尔违世。先是先父王有豫养子，长者目疾 臣尚少 适臣国事多艰 国人惧不克堪，以臣先父之弟阮福昇当嗣，业奉照例缮表以闻。嗣而阮福昇摄事未久 自惟多疾 以臣系臣先父嗣子 坚让于臣 国人又同推拥。臣以冲龄辞谢弗获，谨奉守钦颁国印，权摄邦政，俟命于朝。